

传记丛书

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

第三輯

北京图书馆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
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(传记丛书)

第6辑

北京图书馆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
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^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 1/32开本 12⁵/₈印张 285千字

1983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1001—28700册

统一书号：11201·5·6 定价：2.00元

目 录

马叙伦传略.....	周德恒 (1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21)
自述.....	水天同 (24)
附 主要著译目录.....	(28)
王伯祥先生传略.....	王湜华 (29)
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学文同志.....	陈 思 (45)
附 主要著作目录.....	(58)
王季思自传.....	师融执笔 (59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68)
王造时传略.....	何碧辉 赵寿龙 (70)
附 主要著译目录.....	(77)
皮高品自传.....	(79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87)
阎文儒传记.....	吴 云 (89)
附 论文目录.....	(101)
我是怎样研究起国际问题来的.....	刘思慕 (103)
附 著译目录.....	(112)
非曰能之, 愿学焉.....	肖 璋 (114)
附 主要论著目录.....	(121)
汪篪传略.....	吴宗国 (123)
附 主要论著目录.....	(134)
杨一之自述.....	(135)

附 著作目录.....	(145)
杨佑之教授传略.....	谭 楷整理 (146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153)
陈定民自传.....	(154)
附 编著目录.....	(166)
青山夕照 晚霞满天	
——记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陈翰笙.....	邱 健 (169)
附 主要著作目录.....	(180)
我的父亲张铎生.....	彭 非 张 亚 (182)
附 著译目录.....	(191)
足迹——回顾我的前半生.....	张道真 (192)
附 主要著译目录.....	(206)
吴亮平传略.....	南京明 (207)
附 著译目录.....	(220)
为学自述.....	吴调公 (222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228)
罗庸教授年谱.....	张书桂 赵毓英 董 庶 刘锡铭 冯明叔 周 均 姜宏夫 马 忠 王彦铭 舒 珞 (230)
附 著作目录.....	罗式刚 (237)
自传.....	林 庚 (245)
附 主要著作目录.....	(248)
林如稷传略.....	文 光 (250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257)
段熙仲自述.....	(262)
附 主要论文目录.....	(266)
高亨先生传略.....	华鍾彦 (268)

附 著作目录.....	(273)
唐棣传略.....	伏 琥 (275)
附 著作要录.....	(292)
徐旭生先生传略.....	黄石林 (293)
附 主要著译目录.....	(302)
往事·回忆·愿望——记我平凡的一生.....	顾绶昌 (304)
附 著译目录.....	(316)
我的专业的回忆.....	龚祥瑞 (318)
附 著作目录.....	(328)
二十世纪年代记.....	廖蕊光 (329)
附 著译目录.....	(344)
一个史学战线上老兵的自述.....	熊德基 (346)
附 主要论著目录.....	(362)
统计科学研究五十年.....	戴世光 (363)
附 论著目录.....	(372)
戴家祥自传.....	(374)

马叙伦传略

周德恒

马叙伦先生，现代古文字学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字彝初，以与友人赵祖德的字相同，改为夷初，号石翁，别号寒香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避居上海，化名邹华孙、马翰萝、张禄等名。一八八五年（清光绪十一年）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，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在北京逝世。曾祖是制鞋工人，祖父马文华字焕卿，咸丰九年三甲五十三名进士（见《明清两代进士题名碑录》），父亲马聚书字献臣，工于书法，喜治小学，这对马老后来成为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，有很大影响。马老幼年丧父，家无恒产，家境清寒，兄弟姊妹五人，全靠邹氏太夫人勤俭持家，制做女红针线，维持一家生活。

马老五岁开蒙，先由他的父亲献臣公教授了一个时期，后来请塾师在家塾中读书，以后因家境困窘，便到亲友家中附读。到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马老十四岁时，杭州成立“养正书塾”，这是一个比较新式的学校，课程也较私塾的科目为多，因此马老决心转入“养正书塾”读书。学校有一位总教习兼历史教员陈介石先生，思想较新，介绍学生读一些中外进步书籍，启发了学生们的革命思想。马老十六岁时，读

了王夫之的《黄书》、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和《嘉定屠城纪略》等书，启发了马老的民族民权思想，同时这一年又发生了义和团事情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横行的事件，于是更加深了马老的民族思想。而后又读了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卢梭的《民约论》和李提摩泰的《泰西新史览要》一类的书，逐渐建立了民族民权观点，也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础。

在“养正书塾”读了两年，将要毕业的时候，为了为一位同学打抱不平，触怒了书塾中的学正和监督（当时学校的校长称为监督），而被学校除名。

马老自幼天资聪颖，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“养正书塾”，都是名列前茅。在“养正书塾”中有一门课程，叫做“星期作文”，马老曾一连七次考获第一，并在一个学期之内，一连两次升级。

马老被学校除名后，因家境困窘，无法继续读书，不得不自谋生计，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。这时是光绪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九〇二年），马老才一十七岁，从此便走上了一面工作养家，一面自学的道路。若干年来，一直是一面工作，一面自学，后来造诣之深，实在惊人，实是自学成才的典范，青年自学者的楷模。

辍学以后，到上海先后在《选报》、《新世界学报》工作，并为邓秋枚先生所办的《政艺通报》撰文，而后邓又约马老和黄晦闻先生同办《国粹学报》，马老在《国粹学报》任编辑，同时也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宣传革命思想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，马老二十岁时，与杭州王瑛女士结婚。

自光绪三十一年起，先后在杭州、诸暨、江山、广州

等处，做了几年教员。在诸暨是在东乡里浦谿翊忠学堂教书，第二年转到江山，任江山县立中学堂教习。同年到广州，先在“两广师范馆”任教，后到“两广师范学堂”教国文，在“两广师范学堂”教了三年书，已是宣统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了，这时杭州两级师范，又约马老回杭州任教。在诸暨、江山、广州、杭州这几处，教书工作时间之余，马老读了大量的书，并且都作了读书笔记，养成了读书作笔记的良好习惯，也为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辛亥革命那年到日本，在日本经章太炎先生介绍，参加同盟会。从日本回国后，与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共同办《大共和日报》，章先生任社长，马老任总编辑。

公元一九一三年，应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（即现在的北京医学院）之聘，任该校国文教员。

一九一五年马老就任北京大学教职不久，袁世凯称帝之说，甚嚣尘上；并且多方制造舆论准备。不久，袁世凯要做皇帝的野心，已经大白。在反帝反封建反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，马老和章太炎先生意见完全相同。本来马老与太炎先生久为文字之交，常有书信往来，研讨金石甲骨文字学上的问题。在此时刻，往来更加密切，共同商讨反袁称帝之策。因此，引起袁世凯的注意，遂把章太炎先生软禁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之一大空宅中。但门禁不甚严密，所以朱希祖、马叙伦、钱玄同、马裕藻、吴承仕各位先生，都能轮流前往探视。后来章先生因不能恢复自由，愤而绝食。马老非常关心太炎先生的健康问题，便改为每天都去看他，并想尽方法劝他进食。

到了民国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冬天，因知袁世凯称帝，即将成为事实，乃与邵裴子先生（浙江大学前校长）等人，因不愿在袁皇帝的“鞅轂之下”工作，遂各自辞去了自己的职务离

京回南。当马老临行去向太炎先生辞行时，双方都不免有依依之意，同时马老更考虑到章先生的安危问题，因作《高阳台》一首，以寄离思。

烛影摇红，帘波卷翠，小庭斜掩黄昏。独倚雕栏，记曾私语销魂。杨花爱扑行人面，尽霏霏不管人嗔，更蛾眉暗上窗纱，只是窥人。

从前不解生愁处，任灞桥初别，略损啼痕，争道如今，离思乱似春云。银笺欲寄如何寄？纵回文写尽伤春，奈人遥又过天涯，断了鸿鳞。

从这一段经历，可以知道，马老同太炎先生在学术上有半师半友之谊，在反袁问题上，又有患难之交。

自一九一五年起，到抗日战争前夕（一九三六年），马老先后四次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，授老庄哲学。自北洋军阀时代起，到一九二九年，前后三次任教育部次长及代理部务职务。

马老一生不论是从政，还是教书、或是从事新闻事业，都是站在前进的立场，支持进步思想和革命行动。当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，爆发了中外闻名的五·四运动和六·三事件，在这两次革命运动中，马老都起到了中坚作用。五·四运动中，学校成立“教职员会”，支援学生运动被推为书记，后又改任主席，负责与当时的执政者的谈判、斗争。五·四运动过去不久，接踵而来的是北京大中小学教职员工发起的“索薪”运动（当时的政府，对教育不重视，教育经费支绌，常年欠薪，致

使教职员工不能生活，因此发起“索薪”运动）。一九二一年成立“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”，马老又被推为主席，负责交涉索薪。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这一天，去找徐世昌请愿“索薪”，同时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。马老等人因走在队伍的前列，遭到徐世昌预先安排好的军队的枪柄猛击，马老头部受重伤，当时被送往首善医院。六·三事件，实际是革命行动，国内教育界和孙中山先生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，因此北洋军阀威信一落千丈，徐世昌也被迫下台。在这次事件中，马老头部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是与封建堡垒顽固势力的斗争，还是胜利了。

马老在六·三事件中，因头部受伤过重，神经衰弱的旧病复发，日夜不得睡眠，医治亦不见效，于是请假回杭州休息。在此期间，杭州第一师范学校，因闹风潮，校长辞职离校，浙江省教育厅长夏敬观遂约马老出任第一师范校长。第一师范是浙江省惟一进步的学校，马老就任第一师范校长职务后，就把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，推行到第一师范，同时也不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利，为此学校学生都能相安无事。后来夏敬观离开杭州，辞去教育厅长职务，经蔡元培先生和李大钊同志商量安排，由马老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，目的在于改革浙江省的教育。至民国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，北大又约马老回校任教，这是马老第四次重返北大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北大迁长沙，又迁昆明，与清华、南开成立西南联合大学，马老便与北大再无联系了。

五·四运动时期，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。在五·四运动中，因为火烧赵家楼事件，当时北大学生许德珩、蔡海观等被认为是现行犯被捕，引起各校学生大为不满，因此各大学都形成怠课状态，而逐渐要罢课了。接着陈独秀又因散发革命传

单，也被捉将官里去。在北大学生与当时执政者相持不下的状态下，蔡元培先生便写了一张小便条说“民亦劳止，汽可小休”，“杀马君者路旁儿”等语，留在校长办公室的桌上，便离开北大上天津了。后来又回到南方浙江。北大在这一段空白时间，便由马老等人维持。事后蔡先生有信给马老，原信如下：

秉初先生左右，五·四以后，承

公苦心维持，北大得以保存，众口同声。弟闻之不胜钦佩。奉前月二十八日

惠书，恳切周详，令人感泣。迟迟未报，歉仄万分。弟既不能与北大脱离关系，本宜如

来示所揭，早日北行，惟胃病未全，尚不堪舟车之劳……方命之罪，尚

祈 原宥。并请道安，不宣

弟元培敬启

八月九日

一九三五年以后，敌人侵略华北，更形嚣张，北平文化教育界的爱国人士，就自行联合起来，由马老和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白鹏飞先生，约集各校爱国同志组成“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”。马老和白鹏飞先生分别被推为主席和副主席，组织起来，经常开会、演讲、宣传抗日救国事宜。因与胡适意见不同，当时胡任北大文学院院长，迫使马老辞职。马老辞职后，于一九三六年秋举家南返。就在这一年的五·四时，马老将辞职之际，北京大学学生邀请马老出席“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”讲话。马老以“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国”等语勸勉学生。是夕风雨如晦，讲堂之外军警环伺，而学生来者

仍络绎不绝。事后马老赋七绝两首述怀。

自愧蹉跎已老身，放言犹动少年人。

贾生初出先忧汉，鲁子终身不帝秦。

寒云密密覆新晴，不饮还如困宿醒。

旧曲偶谈魂欲断，更来风雨乱弦声。

一九三六年冬曾入川作反蒋抗日宣传工作，于十月十一日由杭州经南京至北平。在路经南京时，和王昆仑先生讨论了未来的政治路线，知道他是革命的。到北平后又和许德珩先生等意见相同的朋友商洽一番，于是动身入川，去做刘湘的工作，并到各校做抗日宣传。还到蒋介石的军官学校成都分校，做抗日救国演讲。希望扩大反蒋抗日力量。

由川反抗后，对于“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”的工作，仍是惦念不忘，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，离别家人又到北平。这次来平住在灯市口一家公寓。每日外出和白鹏飞先生等爱国人士，开会磋商抗日救国计划。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，只得怀着满腔热血，又回到上海，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。

马老在北大教课和在教育部代理部务期间，曾掩护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，事见《石屋余沈》一百三十三页，《李叔同一言阻止鬻寺》一文之后半部分，现将原文抄录于下：

住在北平，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自上海来，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。一日晚饭后，余忽得有捕独秀讯，且期在今晚。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，可十余里，急切无以

相告。乃借电话语沈士远（沈尹默先生之兄），士远时寓什方院。距叔雅家较近，然无以措词，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，盖不得披露独秀姓名也。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，而独秀曾任文科学长。故士远往告独秀，即时逃避。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老，独秀为病者，乘骡车出德胜门离京。

十三年余长教部，内政部咨行教育部，命捕李寿长，余知李寿长即守常之音讹，即嘱守常隐之，守常亦是时北京共产党部领袖也。

从以上两则记载，说明马老早在二十年代，即已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所以能够不顾风险帮助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危险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马老怀着极其振奋的心情，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，在当时的进步报刊上，发表大量文章，大声疾呼，要求和平与民主。又同文教界部分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。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，又与上海的几十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。为了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，马老与阎宝航、雷洁琼、胡厥文等被推为上海人民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。当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，代表们遭到国民党派出的暴徒们的殴打。马老被暴徒猛击头部，致受重伤，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。后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，当晚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同志，赶到医院慰问；毛主席、朱总司令也自延安发出慰问电报；各进步报纸也都发表社论文章强烈抗议。通过这一件事，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看透了反动派的真面目，也更坚定了马老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，加强斗争的决心。

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

的号召，这时马老已由上海到了香港，他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响应。后又从香港坐船转入东北的解放区。

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自西柏坡迁到北平，马老跟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阅兵，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同时也参加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，东北各界人士欢迎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的大会。并即席赋诗：

一堂敢谏群英会，个个都缘民主来。
反动未消怀怒气，和平有路扫凶埃。
后至防风须就戮，末朝封建定成灰。
矛头所向无天堑，听取传书奏凯回。

喜气横眉吉语多，已教美帝叹如何。
高堂坐论抒长策，众志成城致太和。
正德自须新礼乐，厚生宜急利机梭。
且从天半悬吾眼，五十年间清大河。

从以上两首诗，可以看到马老对新中国的光明前途，充满了愉快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心。

建国以后，马老当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，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央教育部部长、中央高等教育部部长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常务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全国体委副主任等职。还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。

解放后当他在教育部、高等教育部任职期间，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，要求订出具体办法，贯彻毛主席关于“健康第一”的指示。保证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的全面发展。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马老在学术方面，是博学多才的。一生除精研金石甲骨文字之学、老庄哲学之外，对于训诂、音韵、书法艺术等，也都有深厚的造诣。他的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，在说文学中，具有突出的地位，做出了前人不曾做出的贡献。

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是作者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而完成的辉煌巨著，三十年内三易其稿。“初名《六书分纂》，乃解散《说文解字》原书次第，而以表式分类纂注。后以体例不尽完善，复创一稿，每文不提行，易名《疏证》……犹以为未尽完善，乃改成今书，而以初稿赠国立北京图书馆。”“其实《疏证》不独体例为殊，即内容亦颇异矣。《六书疏证》，先事校讎，次为疏证。旨在依据六书分析许书文字，各归其类。”在自叙中又说：“伦以三十年之勤，草成此书，所发正者，巨细将近千事。”又说“伦从事此书，先后求得清代治许书者之著述百数十种……及见丁福保所著《说文诂林》正续编，则视伦所得者倍蓰，且承丁先生慨然以鸿编相赠，得资为依据，良友之惠，终世不谖。”观此叙可见作者治学态度之谦虚严谨以及对他人劳动成果之尊重，并志于书，永不泯灭。这种学风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
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经过当时古文字学家过目，章太炎认为：“条理甚善”。杨晨认为“籀、篆、隶、楷之膏肓，发王、朱之墨守，六书渊海，疏通证明。”吴士鉴认为“《六书疏证》博采众说，择精语详，有清三百年来，无此杰作。”与吴士鉴

同时学人陈石遗对于《疏证》亦推许甚至，谓“江浙两省，无与相抗者。”（以上四则，均见《疏证来书》）。蒋善国则认为“以《说文》学的发展史来说，它是一个殿军和冠军，它把《说文》向前推进了一步，发展了《说文》，其功甚伟，而数百年来盛行的‘《说文》学’运动，也就从此告终了。在民国文字学时代，人民多创造文字学，只有马叙伦的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总结了‘《说文》学运动，今后……注疏《说文解字》将一去不复返了，马叙伦的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完成了数百年来来的‘《说文》学。’”（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《语言学文集》中之《汉学研究简史和成绩及其批判》）

关于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一书，作者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写过一篇《写〈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〉的说明》，未及付印，后将草稿附于已印成之《疏证》卷端。

在《说明》中写道：“有许多学者研究《说文解字》，写了许多关于《说文解字》的书，但对中国文字的构造法——六书，都没有说得完全无误。说文解字就是分析和说明中国文字的构造方法。”并特别指出，“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的主要任务，就是说清楚中国文字构造的规律，根据规律，把九千多的文字，尽能力的可能，把它们整理一下，或者可以帮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，对中国文字的意义，有正确的认识。”

马老在北京大学一直讲授老庄哲学，但他一生在《说文》学方面下的功夫最深，耗费精力最多，成就也较他所研究的其他学科为大。三十余年来，作者博览金石甲骨文字学的群书，吸取各家研究成果，择精语详，为这部具有辉煌成就的巨著——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，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。

作者把现在流传的《说文解字》十四篇里九千多字，一个一个依法合理的解剖分析了一番，据他自己说，“凭这样的了解中国文字，到现在为止，搞中国文字的，都忽略了这一点。”这实是一件繁难艰巨而又必要的工作。他从多年研究的实践中，发现金石甲骨之文和说文六书，如有不能解者，可采取互勘的方法，可以互勘通塞。开辟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，而且认为是走不通的道路。可以说作者在中国古文字学的领域，是有所发明、有所发展和有所突破的。确实是在文字学方面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发展了文字学。

当半壁江山沦陷，困居孤岛，贫病交加之际，唯一可以报国慰藉于怀的，就是著书立说，所以无论是在溽暑炎热的伏天，还是严冬酷寒的三九天气，作者总是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，埋头于《六书疏证》的整理写作工作，送走了那度日如年的苦闷岁月。每当疏证完成一部份时，辄自心喜，赋诗抒怀。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二月续成《六书疏证》五卷，写下以下诗篇：

二十六年十二月除夕

八月来上海，续成说文解字五卷

年年行篋纵萧疏，所至还携一担书。

报国不堪骑大马，伤心烽火注虫鱼。

当时作者生活困窘，但“所至还携一担书”，仍不失书生本色，因报国无门，只好在烽火连天之中，伤心的埋头于《六书疏证》的工作。

当《六书疏证》完成第十七卷时，又写下了以下七绝四首。

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第十七卷成书后